

传统文化语境下中医翻译策略

郑 玲

捷克著名翻译理论家 Levy J^[1] 认为“翻译即抉择”,并且主观因素在抉择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译者采用哪种策略将直接影响翻译方法、翻译效果和质量,甚至是翻译的成功与失败。

中医翻译是从汉语出发的口头或书面翻译,属于逆向翻译(inverse translation)。从翻译理论与方法上讲,对译出本族语的研究远远少于对译入本族语的研究。因此,中医翻译的许多问题需要中国人单独面对,单独解决。采用什么样的翻译策略,使译文既能让目标读者理解和接受,又可以最大化地保持中医特点和文化特色,是中医翻译研究的一大课题之一。

1 中医翻译的文化语境

翻译是民族文化交往的产物,也是文化交流的见证。因此,翻译涉及的不仅是两种语言,更涉及到两种文化。“文化就存在于词语、语篇之中,成为词语、语篇意义的一部分。某种语言的词语、篇章之所以能引起说话人、读者的情感意绪,正是文化特质在起作用”^[2]。例如,中国人十分“熟悉”的阴阳概念,对于从出生就受亚里士多德哲学观念熏陶的西方人来说,却是陌生的,甚至是闻所未闻的,要理解和接受这个概念就有一定的困难。

中医学是中国原创科学知识体系,是中国文化的特有产物。中医学理论体系、治疗和诊断方法以及独特的名词术语都与西医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文化语境对中医翻译的干预和制约作用不容忽视。文化的差异性给中医翻译所带来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词语空缺;(2)概念空缺;(3)语义联想;(4)民族心理差异。其中概念空缺尤为突出,例如:虽然英文中有“fire”、“life”、“gate”这些意义简单的词,但却没有“liver fire(肝火)”、“stomach fire(胃火)”、“heart fire(心火)”、“life gate(命门)”等由这些简单词构成的概念。

因此,中医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文化

现象,不同的文化语境不仅制约了翻译的择取,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作的存在形式。

2 传统文化思想对中医翻译策略的启示

中医学文化容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家、道教、佛家思想都对中医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医学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和阴阳平衡的治疗思想,来源于儒学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中庸等思想和古代的阴阳学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这些传统文化的本质特性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认知方式、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并在中医学的认识论、方法论、逻辑推理、概念体系、技术手段等各个层面都一以贯之地体现了出来。整体观念和阴阳平衡是一种医术,更是一种思想理念,一种行为方法和处世哲学,这些传统思想不但为医学提供了诊断和治疗原则,也同样可以为中医翻译提供一种思路和宏观策略。

中医翻译既要沟通语言的分隔,又要维护语言的独立,只有从整体出发,兼顾各方的平衡,取舍得当,才能使翻译收到最佳效果。

3 平衡策略

3.1 医学诠释与文化诠释相融合

“中医药学学术本质是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交融,具有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3]。首先,中医学是医学,具有独特的医学理论、医学体系、医学用语和医疗技术,同时中医学又是文化,其中蕴藏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令世界惊叹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如古代的元气论、《周易》的太极一元论,道家的“三才”观以及阴阳五行学说等,这些是构成中医学思想的重要元素,也是吸引世界的重要因素,只有理解中医学的文化内涵才能真正理解中医学。因此,中医翻译不可以单一地归为科技翻译或文化翻译。

中医学自然科学属性决定了中医翻译与其它科技翻译具有相同性质和相通点,所不同的是,在这个科学体系中,它的许多知识点的背后都有一个文化背景。这决定了中医翻译与一般的科技翻译不同,必须“文理”兼顾,一方面传授医学知识,同时又要对传统文化进行诠释,两者相辅相成,以方剂剂名为例:(1)四君子汤有以下几种译法:Decoction of Four Mild Drugs、Four-Gentleman Decoction 及 Decoction of Four Noble-drugs,无论哪种译法,都有一种意义

基金项目:2014 年黑龙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No. 14B082)

作者单位: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哈尔滨 150040)

通讯作者:郑 玲, Tel: 18654148809, E-mail: zhenglinghb@sinacna.com

DOI: 10. 7661/CJIM. 2015. 10. 1270

缺失的感觉,传递给读者的信息被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使其产生误解,因为此处的“四君子”取自于中国的一个文化典故。如果采用文化翻译方式,对方名的来由增加一个注解,效果会提高许多。

Four-Gentleman Decoc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 was common to refer to four important things that were harmonious and not given to extremes as the “four gentlemen” or “the four noblemen” after the Confucian term for a person who exhibits ideal behavior. The four herbs in this formula are mild in nature and blend well together in tonifying the qi. They are therefore called the “four gentlemen” of herbal medicine.) (2) 失笑散有以下几种译法: Powder for Lost Smile、Laughing Powder 及 Sudden Smile Powder, 方名中的“失笑”是一种夸张形容,其主要意思是表达患者由患病的痛苦到治愈的喜悦所产生的表情变化,这种带有文学色彩的药名在西医中是没有的,如果单从方名看,会使人产生不同的联想。因此,对方名的由来做一个“文学注解”,既能保持中医方名特色,又可使外国人理解和接受,可以收到两全其美的效果:

Sudden Smile Powder (Before taking this formula, the patient for whom it is indicated has pain so severe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tolerate. After taking this formula, the pain disappears so fast that it brings a sudden smile; hence the name.)

另一方面,中医学语言与当代科技语言与语体不尽相同,充分体现了汉语的三大特点即“富于感性、重在意念和语法隐含”。中医古籍大都由文言文或半文言文写成,翻译时首先要将古代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即语内翻译。由此可见,中医翻译不单是为了实现同时空的交流目的,它还包含了跨时空的语言交流与释义,中医翻译通过“语内转换”和“语际转换”承载着“对内传承”和“对外传播”的双向功能,在此又一次体现出其人文色彩。

3.2 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相结合

长期以来译界一直存在着“归化”(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与“异化”(foreignizing translation)的交锋,Shuttleworth M 和 Cowie M^[4]认为归化翻译“是采用透明的、流畅的风格为译文读者把陌生感降到最小的翻译策略”,而异化翻译“通过保留原文的某些成分有意地打破目的文化的规范”。对源语与目标语的不可通约,西方的观点是要么源语占统治目标语的地位,要么目标语凌驾于源语。对于处于优势的英语文化而言,主要把归化翻译当作标准翻译。

从表面上看,异化翻译只是一种翻译技巧,如“音译法”、“意译法”,但实质上它是一种文化移植翻译形式,是文化交往观念变化的产物,是人们对异域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所给予的充分理解和尊重,是一个民族文化软实力的体现。

“阴阳”是中国特有的哲学概念,也是中医学理论的核心术语,“阴阳”的翻译可以说一波三折,曾经出现过多种译法,最早的翻译有 sun and moon(太阳和月亮)、masculine and feminine(阳性和阴性)、positive and negative(积极的和消极的)。然而,无论照借哪个英文词汇都不足以完整、准确地表达“阴阳”的真正内涵,最终采用了音译,即“yin”和“yang”。试想如果阴阳被译成 sun and moon、masculine and feminine、positive and negative 其中的任何一种,并被约定俗成地固定下来,那将是中国文化语符的多么大的损失!如今中医写的某些特有术语正在遭受着和阴阳同样的经历:(1)宗气。由肺吸入的清气与脾胃运化来的水谷之气结合而成,聚集于胸中。《灵枢·邪客篇》说:“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宗”字即表示气的性质,又表示气的位置,英语中无对应词,因而从不同侧面出现了多种译法:从位置角度译 Qi of the chest, pectoral qi;从性质角度译 gathering qi;从字面角度译 ancestral qi。显然,硬译只能顾此失彼,不但失去了术语的学术内涵,还是去了术语的文化特征。(2)三焦。中医脏象学中一个特有概念,是上焦,中焦和下焦的合称。三焦的生理功能是通行元气,运行水谷,与“焦”字本身意义没有多大联系,而目前的翻译集中体现在“焦”字上: Triple energizers; triple warmers; triple burners。英文的 energizer 表示“激发器”、“增能器”、“兴奋剂”; warmer 表示“取暖器”、“加热器”; burner 表示“炉子,燃烧器”。三焦为六腑之一,是六腑中唯一一个“抽象”概念,以上均把其译成一种器械,牵强而生硬,即不能表达术语内涵,也不能提携理解。(3)任脉。奇经八脉之一,有任受诸阴和交通阴阳的作用,其另一个作用有关妊养、生殖。因此,根据这两个作用,产生了两种翻译法:即 directing vessel 和 conception vessel,每种译法都顾此失彼,无法表现任脉的整体意义。

以上这些术语历经几千年历史积淀,内涵独特,为中医学文化所独有,无法在英语或西医术语中找到对应词或对应概念,硬译只能力不从心,破坏其独特性,采用异化翻译反而更为妥当,即:宗气 zong qi(音译);三焦 sanjiao(音译);任脉 ren vessel(音译加意译)。异化翻译不但可以使术语以全新的意义进入

英语,成为独一无二的表达方式,又可以保持术语的准确性和严肃性,避免翻译的随意性,更重要的是保留了中医术语的不可取代性。

如何看待“归化”与“异化”的关系是一个视角问题,站在中国传统文化视角看,“‘归化’与‘异化’并非泾渭分明,‘彼’与‘此’可能常相互换位,“归化”和“异化”并不是非此即彼,势不两立,而是左右逢源,相得益彰^[5]。适当采用归化策略,使译文更接近读者,有利于中医学传播。“‘阻抗式’翻译并不一定能够使翻译跨越文化的沟壑,稳妥地被译文读者接受,相反,有时译者必须运用‘归化’的‘糖丸’”^[6]。例如,同样的病证,中国人和西方人表达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中国人通常说“distending pain (胀痛)”,而一个英国人却说他或她感觉“like bursting around the middle”或“bloated”,这时最好的策略是入乡随俗。

“翻译策略的选择,除了翻译目的、作者意图、读者层次等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与文本功能有直接关系。”^[7]从功能看,中医翻译属应用翻译,这是一种以传递信息为主,又注重信息传递效果的实用型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讲,实用型的翻译目的不是“求异”,而是以目标语读者为中心,尽可能地去“求同”,尽量减少信息交流的障碍。然而,中医带有明显的文化特征,而文化的特点是“异质”。因此,对中医翻译而言,更有利的做法是灵活地使用“异化”和“归化”这两种策略,而不是使其对立。

3.3 变译与全译相互协调

变译和全译的区分在于“对原作内容与形式的保留程度,力求保全的‘全译’属于全译范畴,有所取舍和改造的属于‘非全译’范畴,简称变译”^[8]。所谓变译是指译者依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和改等变通手段。由于汉英语言差异和中西医学差异,变译与全译配合运用是中医翻译所不可缺少的。例如,由于读者文化背景和知识背景的特殊性,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表意清晰,有时需要对原文局部填补一些内容或词汇。(1)早在秦汉之际,古代医家就认识到不同药物通过合理组合,可以产生更好的治疗效果,故用药时,主要以复方形式,复方作用机理复杂,它的效果常常是单味药不可比拟的。译文:As early as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ancient Chinese physicians had realized that proper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herbal medicines could produce better effect in therapy. For this reason, Chinese medicines have been mainly used in compound formulas, which are formed by multiple ingredients or by two or more set

prescriptions. Because of the complicated mechanism and multi-efficacy, the effects of the compound formula are far better than that of single-herb prescription. 译文对“compound formulas (复方)”一词进行了补充说明。(2)由于患者所感邪气不同,感冒在临床上有风寒证和风热证之分,风寒证治以辛温解表,风热证治以辛凉解表,中医学把这种情形叫做“同病异治”。译文: Cold is divided into wind-cold syndrome and wind-heat syndrome due to the difference in pathogenic factors. The former is treated by relieving superficial pathogenic factors with drugs acrid in taste and warm in nature, while the latter with drugs acrid in taste and cool in property. Such is known in TCM as “treating the same disease with different methods”. 原文中的“治以”指用药,而“辛温解表”和“辛凉解表”指药味和药性,翻译时必须表明此意。(3)我们要中西医会诊。译文: We must hold group consultations of doctors practicing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原文中的“中西医会诊”是指中医医生和西医医生会诊。此外,英语科技文体要求语言简洁、流畅,每个段落、每句话、每个字在文章或句子中有明确的作用和意义,因此,翻译时需要对原作进行必要的删减和整合,而不是逐字逐句地翻译:(4)风为阳邪,为春季的主气,风邪引起的疾病不限于春季,其它季节亦可发生。译文: Wind is pathogen of yang nature and the dominant qi in spring, but a disharmony caused by wind can appear in any season. 译文没有照搬汉语句式,而是根据英语习惯,增加了一个过渡词“but”,同时还对原句做了删减,使行文流畅简约。

总之,无论变译还是全译都是译者以读者为本而采取种种变通翻译策略,将文化的相异性转化为本土文化能相容纳的因素。翻译策略根据语言差异、读者知识背景和翻译目的而定,而不是机械地全译或任意删减。变译或全译是一种变通的策略,两者互相补充。

3.4 语言与意义互相兼顾

中医翻译涉及文化观的宏观要素,还涉及到语音、词汇、语义、语法等有关话语表达的微观因素。文本翻译应服从意义,所以翻译不仅建构“语言”,更主要是建构“意义”,包括文化意义和科学意义。例如一些治疗法则的翻译:寒者热之: treat cold with heat; 热者寒之: treat heat with cold; 燥者濡之: treat dryness with moistening; 虚者补之: treat deficiency with tonification; 盛者泻之: treat excess with pur-

gation; 散者收之: treating dispersion with astringent; 损者温之: treating impairment with warming; 逸者行之: treating stagnation by moving; 惊者平之: treating fright by calming; 劳者温之: treating overstrain with warming。以上术语均为正治法,通过直译,能够达到形同意合的效果。然而对于一些反治方法,采用同样翻译形式未必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例如:热因热用(1) treating heat with heat, (2) treat heat conditions with warm medicine; 寒因寒用(1) treating cold with cold, (2) treat cold conditions with cold medicine; 塞因塞用 treat the stopped by stopped。“热因热用”指以热药治疗真寒假热证;“寒因寒用”指以寒药治疗真热假寒证,这两种治法主要针对假热和假寒;而“塞因塞用”中的前一“塞”字,指阻塞不通之证;后一“塞”字,指补法。这些术语均指看起来违反常规的反向治疗。以上翻译虽然在形式上与正治法翻译形成了统一,但只注重其外形,追求的只是语言形式上的统一,忽略了两类术语深层含义的区别。如果采用意译,不但可以避免貌似神离,也便于读者和使用者正确理解和掌握:寒因寒用 treat pseudo-cold with cold; 热因热用 treat pseudo-heat with heat; 塞因塞用 treat blockage with tonification。由此可见,兼顾语言与意义是实现信息传递和文化互动的重要保障。

4 结语

中医翻译需要寻找自己的话语和路径,需要用自己的方式传递中医特有的思想和知识,在借鉴基础上创建符合自身特点的翻译策略与模式,从而在文化交流与沟通中最大化地保留中医语言特色。中医的整体论和平衡思想为其自身翻译提供了宏观策略和应对方法。

参 考 文 献

- [1] Levy J. Translation as a decision process in Andrew Chesterman (ed) [M]. The Hague: Mouton, 1989: 37-52.
- [2] 谢振天主编. 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205.
- [3] 张伯礼主编. 中医药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3: 43.
- [4] Shuttleworth M, Cowie M.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7: 43-44.
- [5] 孙艺风主编. 视角阐释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 [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 2004: 263.
- [6] 栗长江. 多维视角理性阐释文化透视[J]. 中国翻译, 2005, 26(3): 59.
- [7] 贾文波. 文本类型的翻译策略导向—“异化”“归化”讨论后的思考[J]. 上海科技翻译, 2004, (3): 6-11.
- [8] 黄忠廉. 变译全译:一对新的翻译范畴[J]. 上海科技翻译, 2003, (3): 5.

(收稿:2015-01-14 修回:2015-07-20)

2015 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大会会议通知

由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主办的“2015 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大会”,定于 2015 年 11 月 19—21 日在北京中国科技馆隆重召开。本次大会由中国医师协会张雁灵会长任名誉主席,陈可冀院士任大会主席,并将邀请多位国内著名专家学者莅临指导。大会主题为优势互补,兼善天下。会议除设院士讲坛、权威专家特邀报告等内容外,还将设立消化、呼吸、心力衰竭、心脏康复、糖尿病等分会场围绕中西医结合领域的最新热点、难点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大会组委会诚挚邀请全国从事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医师参加此次盛会,它必将因为您的参与而更加精彩!

详情请登录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网站:<http://zxyjh.cmda.org.cn/>

中国医师协会
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
2015 年 9 月 1 日